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陳龜

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永建中，舉孝廉，五遷爲五原太守。永和中，爲使匈奴中郎將。桓帝初，拜度遼將軍，乞骸骨歸，復徵爲尚書。奏請誅梁冀，不省，不食七日而死。

上表

仁恩廣被，化流殊方，使老者吕壽終，孤幼得保長年，猶臨河轉石，易于反掌。初學記七引謝承後漢書

拜度遼將軍臨行上疏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文選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注引謝承書鷹犬下有搏擊二字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吕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鈆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

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慚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尸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

具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于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後漢陳龜傳）

郎顗

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陽嘉初，公車徵，拜郎中，辭病不就。後復公車徵，不行，為同縣孫禮所殺。

詣闕拜章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

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于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于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人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

害之當作之害

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旣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害之。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于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

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後漢郎顗傳

臣聞天垂誡地見災異所㠯譴告人主克己修德也故應天㠯誠而不㠯言導下㠯躬而不㠯刑頃者宮殿官府多所治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㠯致美惡㠯爲諸所繕治事可減省㠯恤貧民㠯賑孤寡天之意也人之願也陛下躬親庶事詔書每下廣開不諱之路㠯天下爲憂百姓爲念而不數見公卿責㠯政事誠優游養德之道也然三公者調和陰陽儀刑百寮今水旱連年五穀不登不能憂也官失其序庶事不治不能正也但遲迴偃仰稱病自逸忘天下之憂甘宴安之樂豈不謬哉袁宏後漢紀十八案此即前篇之約文應天㠯誠二語及陛下躬親已下范書刪

上當作書

對狀尚書條便宜七事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戇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修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頵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上趣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如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為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盡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于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

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

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

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

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

惑當作或

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㠯千計惑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㠯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㠯理人倫㠯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㠯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于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㠯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于今善言天者合于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宮中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

星昌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已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衞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于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于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殊事其所殊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殊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避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殊案幷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議

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攬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于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

氣陽當作陽氣

敢究暘後漢郎凱傳

臺詰對

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㠯致災或改舊㠯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㠯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氣陽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也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塡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尙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

百字下脫二十兩字

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斗厤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靑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卽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易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于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厤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荅聖問（後漢郎顗傳）

上書薦黃瓊李固復條便宜四事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于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剏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功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

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燿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阼以來勤心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攷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進德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醻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由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樂道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于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

朝廷有此賢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
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埶
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
當時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
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
奇稚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為比則
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
歎願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
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于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
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
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
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

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于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㠯象人君政變于下日應于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于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㠯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㠯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靁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于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㠯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靁者所㠯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靁㠯動之雨㠯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靁應節不則發動于冬當震反濳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

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靁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靁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靁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于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地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登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居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于人也陰潛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㠯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㠯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㠯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于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于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後漢

郎顗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終

全後漢文卷六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段恭

恭字節英廣漢新都人仕郡陽嘉中為上計掾舉茂才孝廉

因會上疏

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 後漢龐參傳

陳球

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陽嘉中舉孝廉遷繁陽令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出為零陵太守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遷

南陽太守、拜廷尉、光和二年、以謀誅宦官下獄死、

竇太后不宜別葬議

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于國、何宜上配至尊、後漢陳球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三、有小異

與司徒劉郃書

公出自宗室、位登臺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後漢陳球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四、有小異

陳珪

珪字漢瑜、球弟子、舉孝廉、除劇令、去官、舉茂才、遷濟北相、再遷沛相、

荅袁術書

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于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魏志袁術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八、少末二句

陳登

登字元龍、珪子、舉孝廉、除東陽長、陶謙表為典農校尉、曹公以為廣陵太守、從平呂布、以功加伏波將軍、遷東城太守、遣使詣袁紹、告迎劉備為徐州牧、

天降災沴，禍臻鄙州，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詒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爲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蜀志先主傳注引獻帝春秋

高賜

賜，永和中爲南陽太守。見李固傳

奏劾劉嘉趙世

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皆以被病篤困，空文武之位，闕上卿之贊，既無忠信斷金之用，而有敗禮傷化之尤，不謹不敬，請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續漢百官志二注補引蔡質漢儀：正月旦，百官朝賀，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各辭不能朝，高賜舉奏。案：劉虞傳云：祖父嘉光祿勳。

申屠蟠

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年十五，爲緱玉奏記于縣，得原。事當在陽嘉中

後游太學郡召爲主簿不行桓靈時太尉黃瓊大將軍何進並辟董卓廢立復公車徵並不就年七十四終于家

奏記外黃令梁配

伏聞大女緱玉爲父報讐獄鞫已決不勝悽愴之情敢陳所聞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讐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玉女弱耳無所聞心無所激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遊之助直推父子之情奮發怒之心手刃莫大之讐僵尸流血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氣輕身重義攘袂高談稱羨其美今聞玉幽執穽檻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悵恨長歎蟠雖愚昧以爲玉之節義歷代未有定足以感無恥之孤激忍辱之子假玉不値明時尙望旌閭表墓顯異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八議哀矜之貸誠爲朝廷痛之御覽四百四十一引杜預女記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五

皇甫規

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末、為郡功曹上計掾、沖帝初、舉賢良方正、對策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延熹中、徵拜太山太守、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還為議郎、為宦官所誣、繫廷尉、論輸左校、會赦拜度遼將軍、遷使匈奴中郎將、復為度遼將軍、永康初、徵為尚書、復舉賢良方正、遷弘農太守、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卒、年七十一、贈司農卿、有集五卷、

建康元年舉賢良方正對策

陛下聖德欽明、闡災責躬、咨嗟羣僚、招延敢諫、臣得踐天庭、承大問、此誠臣寫憤畢命之期也、臣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綱紀四方、天下欣然、幾以獲治、自後遭姦偽、威分近習、中常侍小黃門、凡數十人、同氣相求、如市賈焉、競思作變、導上以非、奇貨狗馬、戲謔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分贓解罪、以擁大威、公卿以下、至于佐史、交私其門、終無紀極、頑凶子弟、布列州

邪，並為豺狼，暴虐不仁，天下擾擾，從亂如歸，至今風敗俗壞，招災致寇，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大賊從橫，血流川野，庶品不安，譴誡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今宜庭問百寮，常侍以下尤無狀者，亟便黜遣，與眾共之，披埽凶黨，收入財賄，（袁宏紀作蕩滌其所）以塞痛怨，以荅天誡。大雅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謂也。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袁宏紀作舊有）姻族，今日立號雖尊可也，而天下區區，願其濡然增修謙節，省去游娛不急之費，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口近儒術，孜論經書，輔佐日月，宜有至效。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朝之羣臣乘舟者也，大將軍兄弟操楫者也，雖曰眾也，在所欲之，苟能卒

志畢力守遵常軌以度元元所謂福也或乃怠弛中流而捐楫放棹將淪波濤歸咎受愆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謟言甘心逸游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謟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袁宏紀作步紫庭怖慴失守言不盡心袁宏後漢紀十九後漢皇甫規傳各有刪節合錄成篇

永康元年舉賢良方正對詔問日食

天之于王者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也誡以災妖使從福降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

孔翊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于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蔽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于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後漢皇甫規傳

求自效疏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功成、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于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靑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于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于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

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後漢皇甫規傳

上疏言羌事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兗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略平復聞群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宂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

以越職盡其區區後漢皇甫規傳

上疏自訟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于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

師當作帥

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㠯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絶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絜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傳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後漢皇甫規傳

上書薦中郎將張奐自代

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彊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師㠯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㠯爲奐副 後漢皇甫規傳

上言宜豫黨錮

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後漢皇甫規傳

與劉司空牋

明公至德佐國憂世雖陷兩梁冠及鮎魚一雙服厚尊服榮施其

宏、御覽四百七十八

與馬融書

謹遣掾倘許奉書襪上絮襪一雙韈一量以通微意。書鈔一百三十四 御覽七百九十七 八百十九

追謝趙壹書

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旦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尊門下，更啟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于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後漢趙壹傳

女師箴

翩象制教，經緯乾坤。家有王義，室有嚴君。各有定位，陰陽是分。昔在軒轅，陶化正刑。刑于壼闈，以臨百官。煌煌后妃，女統是闕。穆穆

夫人爰採蘋蘩，師禮莫違，而神罔時怨。關雎首化，萬國承流，實有淑女，允作好逑。唐媛興嬀，文母盛周，厥德不回，弘濟大猷。祚爾庶妃，鑾路斯遊，戰戰兢兢，厲省盤帶。漸進不形，變起無外，行難若而易要，事易失而難退，動若順流，應如發機。奉上惟敬，撫下唯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藝文類聚十五 初學記十

虞恭

恭，漢安時太史令。

仍用四分厤議

建厤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厤可成矣。四分厤仲紀之元，起于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厤元明文圖讖所

符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日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于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帀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案百七十歲二部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于杪智以成豪氂豪氂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術者各生度法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麤以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豪氂差以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以補其闕且課厤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

禪一本作渾

法爲麻驗，章和元年已來日變二十事，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麻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使近。孝章皇帝麻度審正，圖儀晷漏，與天相應，不可復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即位，羲和立禪；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長弘分官。運斗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麻，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於晷儀，正眾儀，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歷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續漢律麻志中。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四分麻之失，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麻宗訢等議奏可。

滕撫

撫一作憮，字叔輔，北海劇人。順帝時，任州郡，遷涿令。質帝初，三

公舉文武才，拜九江都尉，進中郎將，拜左馮翊，胡廣承宦官指奏黜之，卒于家，有憤子注十卷。

祭牙文

恭差太牢，絜薦遐靈，摧敵之仕，實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三百三十九

李咸

咸字元卓，陳球傳作元貞，與靈紀注及蔡邕撰碑不合汝南西平人，前將軍李廣之後，順帝時，舉孝廉，除郎中，光祿又舉茂才，遷衛相，授高密令，遷徐州刺史，拜漁陽太守，遷度遼將軍，徵爲河南尹，母憂去官。桓帝時，徵拜尚書，歷僕射，將作大匠，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建寧四年，代聞人襲爲太尉，熹平二年，以疾致仕，四年卒，年七十六。廣傳注引謝承書，李咸以建寧三年自大鴻臚爲太尉，袁宏紀則熹平三年，召河南尹李咸代段熲爲太尉，袁紀當誤，然范史載咸爲太尉在建寧四年三月，而蔡質典儀是年七月立宋皇后，箋授璽綬，又似襲尚未免，諸書互異，所未詳也。

上書請合葬竇太后

臣聞禹湯罰惡是用無過桀紂罰善曰亡其國中常侍曹節張讓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忠良讒譖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虛遭無刑之釁被以滔天之罪陛下不復省覽猥發雷霆之怒海內賢愚莫不痛心武以殁矣無可柰何皇太后親與孝桓皇帝共奉宗廟母養蒸庶縈于天心仁風豐霈四海所宗禮為人後者為人之子陛下仰繼先帝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存既未蒙顧復之報殁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武先坐誅存亡各異事不相逮而恚武不已欲貶太后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昔秦始皇母后不謹陷幸郎吏始皇暴怒幽閉母后感茅焦之言立駕迎母置酒作樂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惡始皇之悖尚納茅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況太后不以罪沒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左手齎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唯陛下撥茅焦之

諫。引始皇之廢。復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園陵之禮。上釋皇乾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飲鴆自裁。下覲先帝。且陳得失。終不為刀鋸所裁。袁宏後漢紀二十三熹平元年六月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

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于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後漢陳球傳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曹節王甫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廢黜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太尉李咸詣闕上疏以是議者乃定案此與袁宏紀所載互異

奏事

春秋之義。貶纖介之惡。采毫毛之善也。文選潘勖九錫文注

霍諝

諝字叔智。魏郡鄴人。年十五。以舅宋光繫詔獄。奏記梁商得原

由是顯名舉孝廉遷金城太守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封鄴都亭侯出為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

奏記大將軍梁商

將軍天覆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溫敎許為平議雖未下吏斷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獨踴躍私自慶幸謂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弒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廠隆醜美之形至于鼻目眾寡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閒至于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誅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于附子止渴于

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爲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爲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後漢霍諝傳又見袁宏紀十八各有刪節文亦小異

延篤

篤字叔堅南陽犨人順帝時舉孝廉爲平厚侯相以師喪棄官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著作東觀進侍中歷左馮翊京兆尹以疾免後遭黨錮永康初卒于家有集二卷

答張奐書

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書盈四紙讀之三復御覽

作反喜不可言藝文類聚三十一

復御覽五百九十五

與張奐書

烈士徇名立功立事文選潘岳閒居賦注又丘遲與陳伯之書注

與高彪書

今茲以五經爲鼎鑊書傳爲俎豆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未暇蜂也

宜勿已爲念御覽九百四十一

與段紀明書段熲字紀明

得知窮兵極遠大捷而反雖齊桓之制令支服流沙霍將軍之封祁連辛武賢之褫醜虜蔑以加焉莫不魚爛雲除震懼稽顙矣書鈔一百十七兵部

貽劉祐書

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延陵高揖華夏仰風吾子懷蘧氏之可卷體甯子之如愚微妙玄通沖而不盈蔑三光之明未暇以天

下爲事何其劭與（後漢劉祐傳）

與李文德書

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于客堂食赤烏之麰麥飲化益之玄醴折張騫大宛之蒜歠晉國郇瑕氏之鹽（已上四句從御覽補）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于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曰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漢延篤傳又御覽四百三十一九百七十七）

仁孝論

觀夫仁孝之辨紛然異端互引與文代取事據可謂篤論矣夫人二致同源總率百行非復銖兩輕重必定前後之數也而如欲分其大較體而名之則孝在事親仁施品物施物則功濟于時事親則德歸于己于己則事寡濟時則功多推此以言仁則遠矣然物有由微而著事有由隱而章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遠之勞手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諸物則草木之二始于萌芽終于彌蔓枝葉扶疏榮華紛縟木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也聖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然體大難備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兩兼者也如必對其優劣則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本根充實為先可無訟也或謂先孝後仁非仲尼序回

參之意蓋以爲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夫曾閔以孝悌爲至德管仲以九合爲仁功未有論德不先回參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從其稱者也後漢延篤傳又御覽四百十九

全後漢文卷六十一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烏程嚴可均校輯

邊韶

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順帝時歷尚書侍郎桓帝時出爲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爲陳相有集一卷

塞賦并序

子離羣索居無講誦之事欲學無友欲農無耒欲弈無局欲博無楮問何以代博弈者乎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譏而已然而徐核其因通之習乃亦精妙而足美也故書其較略舉其指歸以明博弈無以尚焉曰

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猶土鼓塊枹空桑之瑟質樸之化上古所耽也然本其規模制作有式四道交正

時之則也棋有十二律呂極也人操厥半六爻列也赤白色者分陰陽也乍亡乍存像日月也行必正直合道中也遨嘲方折禮之容也迭往迭來剛柔通也周則復始乾行健也局平以正坤德順也然則舉之為義盛矣大矣廣矣博矣質象于天陰陽在焉取則于地剛柔分焉施之于人仁義載焉攷之古今王霸備焉覽其成敗為法式焉藝文類聚七十四 御覽七百五十四

上言四分厤之失

世微于數虧道盛于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攄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厤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觕密太初為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嬉雒書乾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

少有闕謬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厤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寖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㠯保乾圖三百年斗厤改憲就用四分㠯太白復樞甲子爲癸亥引天從算耦之目前更㠯庚申爲元既無明文託之于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閼之歲同史官和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按弦望足㠯知之 續漢律厤志中

對嘲

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 後漢邊韶傳

河激頌

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隄謁者王誨疏達河川遹荒庶士往

大河衝塞侵齧金隄以竹籠石葺土而爲堨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爲障功業既就徭役用息辛未詔書許誨立功府卿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沇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懞濤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盡自姬氏之所常蹙昔崇鯀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于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宏表也昔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安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于後其辭云云使河隄謁者山陽東緡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曲成王誨字孟堅河內太守宋城向豹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

德山懷令劉丕字季意河隄掾匠等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

水經七濟水注云石銘殘遣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如也

老子銘

老子姓李字伯陽楚相縣人也春秋之後周分爲二稱東西君晉六卿專征與齊楚並僭號爲王以大幷小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在在賴鄉之東濄水處其陽其土地鬱塮高敞宜生有德君子焉老子爲周守藏室史當幽王時三川實震以夏殷之季陰陽之事鑒喻時王孔子以周靈王二十年生到景王十年年十有七學禮于老聃計其年紀聃時已二百餘歲聃然老旄之貌也孔子卒後百二十九年或謂周大史儋爲老子莫知其所終其二篇之書稱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不自生也厤初生民遺體相續其死生之義可知也或有浴神不死是謂玄牝之言由是世之好道者觸類而長之以老子離合于混沌之氣與三光爲終始觀天作讖

缺降什字斗星隨日九變與時消息規榘三光四靈在旁存想丹田大一紫房道成身化蟬蛻渡世自羲農以來缺為聖者作師班固以老子絕聖棄知禮為亂首與仲尼道違述漢書古今人表檢以法度抑而下之老子缺與楚子而同科材不及孫卿孟軻二者之論殊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延熹八年八月甲子皇上尚德弘道含閎光大存神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于時陳相邊韶典國之禮材薄思淺不能測度至人辯是與非案據書籍以為老子生于周之末世玄虛守靜樂無名守不悳危高官安下位遺孔子以仁言辟世而隱居變易姓名唯恐見知夫日以幽明為節月以虧盈自成損益盛衰之原倚伏禍福之門人道惡盈而好謙蓋老子勞不定國功不加民所以見隆崇于今為時人所享祀乃昔日逃祿處微損之又損之之餘腓也顯虛无之清家云先天地而生乃守真養壽獲五福之所致

也故演而銘之其辭曰

于惟𠑹真抱虛守清樂居下位祿執弗營爲繩能直屈之可縈三川之對舒憤散逞陰不填陽就能滯拜見機而作需郊出坰肥遁之吉辟世隱聲見迫遺言道真之經讖時微愉尋顯推冥守一不失爲天下正取厚不薄居時舍榮稽式爲重金玉是輕絕嗜去欲還歸于嬰晧然歷載莫知其情頤遐法言先民之程要言無爲大𠑹用成進退无恆錯綜其貞曰知爲愚沖而不盈大人之度非凡所訂九等之敘何足㪅名同光日月合之𠑹星出入丹廬上下黃庭背棄流俗舍景匿形苞元神化呼吸至精世不能原卬其永生天人秩祭曰昭厥靈羨彼延期勒石是旌隸釋三

史𠑹

𠑹陳留攷城人順帝時爲尚書遷京兆尹

薦尚書僕射胡廣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尙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尙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旣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後漢胡廣傳

史弼

弼字公謙敞子桓帝時辟公府遷北軍中候進尙書出爲平原相遷河東太守以忤中官下獄減死後徵拜議郎光和中出爲彭城相

慮渤海王爲亂上封事

臣聞帝王之于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敖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于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于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于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後漢史弼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二無末後七語

趙岐

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順帝時仕州郡病癈永興中辟司空房植掾後辟大將軍梁冀府舉理劇爲皮氏長去官爲郡功曹延熹初以忤宦官逃難四方遇孫嵩藏之複壁中後遇赦辟司徒胡廣府擢拜州刺史坐黨事免靈帝初復遭黨錮中平初徵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請補長史大將軍何進舉爲敦煌太守未之官獻帝西都復拜議郎遷太僕興平初奉使荆州曹公爲司空舉以自代就拜太常建安六年卒年九十餘有三輔決錄七卷孟子章句十四卷

藍賦 并序

余就醫偃師道經陳留此境人皆以種藍染紺爲業藍田彌望黍稷不植慨其遺本念末遂作賦曰 藝文類聚八十一 御覽九百九十六 大觀本草七

同丘中之有麻似麥秀之油油 藝文類聚八十一

與友書

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曾以衣裾撇其門也（後漢趙岐傳注引三輔決錄注）

遺令敕兄子

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漢趙岐傳）

臨終敕其子

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便掩（御覽五百五十八引趙岐別傳）

三輔決錄序

三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貲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之風不但繫于詩秦豳也其土好高尚義貴于名行其俗失則趣勢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于西土耳

能聽而聞故老之言、目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賢愚、嘗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閒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于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朱紫由此定矣、故謂之決錄矣、後漢趙岐傳注

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于齊、喪母而歸葬于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彊、以相侵奪、當世

取士務先權謀吕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吕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于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吕儒道遊于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于事終莫能聽納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吕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吕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吕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吕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

而不佩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衞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荅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于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于譬喻辭

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剿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岱之閒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眷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于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于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于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孟子趙注宋本

孟子篇敘

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孟子以為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于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為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于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于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于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于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于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

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排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曲阜孔氏刊本

趙息

息岐從子爲郡功曹以忤宦官逃走

啟京兆尹

左悺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魏志閻溫傳注引魏略勇俠傳

趙爽

爽字君卿隋志作趙嬰爵里未詳

周髀算經序

夫高而大者莫大于天厚而廣者莫廣于地體恢洪而廓落形修廣而幽淸可目玄象課其進退然而宏逵不可指掌也可目晷儀驗其長短然其巨闊不可度量也雖窮神知化不能極其妙探賾索隱不能盡其微是目詭異之說出則兩端之理生遂有渾天蓋天兼而並之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有目見天地之賾則渾天有靈憲之文蓋天有周髀之法累代存之官司是掌所目欽若昊天恭授民時爽目暗蔽才學淺昧鄰高山之仰止慕景行之軌轍負薪餘日聊觀周髀其旨約而遠其言曲而中將恐廢替濡滯不通使談天者無所取則輒依經爲圖誠冀頹毀重仞之牆披露堂室之奧庶博物君子時迴思焉宋本周髀

案趙爽相承目爲漢人今據序言渾天有靈憲之文累代傳之則其人在張衡後數代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二終

全後漢文卷六十三

烏程嚴可均校輯

田羽

羽扶風人仕順帝時官爵未詳

薦法眞 眞字高卿雄之子同郡田羽薦眞前後四徵皆不屈

處士法眞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後漢法眞傳

郭正

正爵里未詳

法眞頌 眞友人郭正頌眞乃共刊石頌之

法眞明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後漢法眞傳

陳蕃

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母憂棄官，州辟別駕從事，復棄去，公府舉方正不就，徵拜議郎，再遷樂安太守，以忤梁冀，左轉脩武令，遷尚書，出爲豫章太守，徵拜尚書令，遷大鴻臚，坐救李雲免，復徵拜議郎，遷光祿勳，免，徵爲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代楊秉爲太尉，坐救李膺等免，竇后臨朝，以爲太傅，錄尚書事，建寧初，與竇武等謀誅宦官，事泄，爲曹節等矯詔所殺，年七十餘。

駁討零陵桂陽山賊及州郡一切得舉孝廉茂才疏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敕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卽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

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後漢陳蕃傳

薦徐穉等疏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民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後漢徐穉傳 又袁宏後漢紀二十二、又御覽六百三十引續漢書

救李雲疏

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于忠國、但違將順之禮、禮譏暴諫、然亦有狂狷愚忠、不顧誅族之禍者、古今有之、是以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言、孝成皇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二主非不忿此二臣以忠不思難、皆以不罪之、今日殺李雲、天下猶言陛下誅諫臣、

所以臣敢觸龍鱗也。袁宏後漢紀二十一又後漢李雲傳作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于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

諫封賞內寵疏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儁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云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宮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

以致幷隔水旱之凶。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于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後漢陳蕃傳

諫幸廣城校獵疏

臣聞人君有事于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袁宏紀作則為逸遊肆樂情意故皐陶戒舜無敖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于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

之音舉首嚬脣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之詩已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也 後漢陳蕃傳

因火災上疏

古之火皆君弱臣强極陰之變也前始春而獄刑慘故火不炎上前入春節連寒木冰暴風折樹又八九州郡竝言隕霜殺菽春秋晉執季孫行父木爲之冰夫氣弘則景星見化錯則五星開日月蝕災爲已然異爲方來恐卒有變必于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願察臣前言不棄愚忠則元元幸甚 續漢五行志二注補引袁山松書延熹八年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發又夜有訛言擊鼓相驚陳蕃劉智茂上疏諫云云書奏不省

理劉瓆等疏

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春秋于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敕後以及人今宼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已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

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尙恥愧失其先業況乃
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
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
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
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
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
于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如
加刑讁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
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
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
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
武加已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
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嗁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

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于上、地洽于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昌死陳、後漢陳蕃傳

臣聞昔齊桓公任管仲、將正諸侯、先爲政令、今寇賊在外、四肢之疾耳、臣竊寢不能寐、食不能飽、憂陛下內政未治、忠言日疏、前梁冀五侯弄權、天啟陛下、收而戮之、當時天下號爲小清、其前鑒未遠、旋起覆車之軌矣、往年地動日蝕、火災皆陰盛之應、願陛下割塞左右豫政之原、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高潔、斥退佞邪、如此則天和于上、地洽于下矣、從陛下踐阼以來、大臣誰敢舉左右之罪、往者申屠嘉召鄧通、文帝遣詣嘉府、乃從而請之、三公之職、何所不統、但今左右驕忿、欲令三公不得舉筆、臣蕃今據自闇闕、特爲陛下日月所照、柰何受恩如臣、而當避難苟生、不敢正言、陛下雖厭臣毒言、人主有自勉強、袁宏後漢紀二十二、校本傳語次不同、多出十三句

理李膺等疏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于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于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罪于獄，殺無辜于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于房掖，國用盡于羅紈，外戚私

閹、舍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于漢、悃悃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後漢陳蕃傳

讓封高陽侯疏

使者即臣廬、授高陽鄉侯印綬、臣誠悼心、不知所裁、臣聞讓身之文德之昭也、然不敢盜以爲名、竊惟割地之封、功德是爲、臣孰自思省、前後歷職、無它異能、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絜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而就之、使皇天震怒、災流下民、于臣之身、亦何所寄、顧惟陛下哀臣朽老、戒之在得、後漢陳蕃傳

上竇太后疏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群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群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後漢陳蕃傳

上書

昔明帝時、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問之、帝曰、郎天官也、已當敘德、何可妄與人邪、今陛下已郎比一把菜、臣已為反側也、御覽二百十五引汝南先賢傳

責諸尚書書

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後漢陳蕃傳

周景

景字仲饗廬江舒人辟大將軍梁冀府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入爲將作大匠延熹中冀誅坐免官禁錮尋拜尚書令遷太僕光祿大夫衛尉代劉寵爲司空免復代陳蕃爲太尉建寧初卒追封安陽鄉侯

與尚書邊韶議奏楊秉韋著

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爲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逡巡進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義如遂不至詳議其罰後漢楊震附傳

鄭郴

郙字伯林、穎川陽城人、和平初爲朝歌長、

張公神道石闕銘

於穆張公、含和泰清、受符皇極、乾綱巛靈、何天之休、元亨利貞、無□□貴、神燿洞□、□度□泉、殷商北垌、獄朝葢陽、厥土敞平、芝草茂木、潚潚滋榮、羣萌勳衮、激川通□、□□懷□□□□□□□□廟、克儉損盈、謌命有司、祭日中牲、歲聿再薦、公其饗穀、與來億載歷數萬君、□□□□□□太□□□顯猶、招拂英勳、□錫介福、惠此吏民、國無災寇、屢獲豐年、皇帝有壽、千祿于天、收守皆升、握台輔辰、長與丞尉、超遷相因、休□烈烈、無□□□隸釋三張公神碑

爰延

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初爲縣廷掾、鄉嗇夫、桓帝時、徵博士、舉賢良方正、再遷爲侍中、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已病乞還、靈帝復特徵不行、

星變上封事

臣聞天子尊無爲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案鄧萬傳陳蕃傳並作鄧萬世此脫世字有龍潛之舊封爲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于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遊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于耳以非所行則翫于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

則怨讟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

但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尙降此變豈況陛

下今所親幸以賤爲貴以卑爲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

之士除左右之權寵塞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

除後漢爰延傳

陳寔

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爲縣吏都亭刺佐後爲督郵復爲郡西

門亭長轉功曹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復再遷除太丘

長坐黨事逮捕遇赦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爲掾屬後復坐黨

事免累徵不起中平四年卒年八十四私諡曰文範先生

異聞記

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擔

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巔先

有穿穴乃以器盛縋之下此女于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殯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其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初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呑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于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索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 抱朴子內篇對俗

陳紀

紀字元方寔子獻帝初拜五官中郎將遷侍中出爲平原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拜大鴻臚

肉刑論

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

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或殘毀其體而纔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魏志陳羣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三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漢文卷六十三終